

生活史

唐朝的“冰激凌”

肖雅文

中国人藏冰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周朝时已专设掌管“冰”的职位，主要用于祭祀和降温。到了春秋时期，冰的用途更加广泛，根据《楚辞·招魂》记载，当时的诸侯们喜爱在宴席上饮冰镇米酒。

隋朝初年，以牛、羊、马等乳制品制成的“酪饮”开始作为夏日冷饮流行。这种冷饮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一种名为“酥山”的冷冻奶制品糕点诞生了。

“酥山”被许多人看作是冰激凌的雏形，它主要由山羊奶、牛奶发酵后添加面粉、樟脑等制成。但有历史学家认为，这种冷冻糕点与今天的冰激凌并不一样，它更像是一种冰甜点。

不过在唐代，长安街上还出现了专门做“冰棍”买卖的商人。这时，人们已经会制作“冰棍”，通过在大木桶里放上冰，并撒盐降低冰的熔点，将装有蔗糖水的小盒排列在桶中，插入小木棍，糖水就冻成了冰棍。

然而，唐代的冯贽在《云仙杂记》里写道：“长安冰雪，至夏日则价等金璧。”杜甫也感叹“公子调冰水，佳人雪藕丝”。可见，当时的冰雪并非人人都能消费得起。

宋朝时，吃冰是官员们的工作福利之一。《宋史·礼志》中规定，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，在伏日这天会被赏赐“蜜沙冰”。据推测，“蜜沙冰”就是浇上蜜、放上豆沙的冰，也就是刨冰。在当时，还有一种“乳糖真雪”，即在碎冰之上撒上炼乳，非常香甜。

由于民间兴起私人藏冰，饮冰逐渐走入千家万户。人们多把果汁、牛奶、药菊、冰块等混合调制成冰冻的饮品，取名叫冰酪。诗人杨万里曾在《咏冰酪》中形象地描绘了冰酪的样子：“似赋还成爽，如凝又似飘。玉米盘底碎，雪向日冰消。”（《解放日报》）

古人嚼茶

程应峰

古人喝茶，从神农氏开始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说：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。”这里的“茶”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茶。

先秦时期的人，把茶叶直接放进嘴里嚼，虽然入口苦，却能生津，足以消去劳累，解除疲乏；春秋时期，人们开始采摘茶树的枝条和芽叶，将其放在水中烧煮，然后取茶汤而饮；西汉时期，改良伊始，人们将葱、姜、枣、橘皮、茱萸、薄荷和茶叶一起熬煮，去除苦涩，别具清香；到了晋代，饮茶之风盛行。这时的茶，正如杜育所言：“惟兹初成，沫成华浮，焕如积雪，晔若春敷。”茶进入唐代，开始花样翻新，有了工艺复杂、非一般老百姓能喝的“贡茶”。茶圣陆羽也写出了《茶经》，其中记载了煮茶器具、煎茶之法以及盛茶器皿等。

时至今日，饮茶的方式，从熬煮茶汤变为将沸水冲入干制的茶叶而泡出茶汤。可以说，茶，成为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自己交流的一大媒介。有缘相聚的人，泡壶好茶，闲聊谈话，相处的时光别具美好。

唐代诗人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的“茶”，就是大碗茶。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

喝茶，是身体的需要；品茶，是有闲、有情趣或有钱人的一种消遣。是喝还是品，大抵是因而异的。（《西安晚报》）

郭汉城的山西“缘”

韩玉峰



▲黄河大铁牛（资料图）

郭汉城先生不仅是中国戏曲研究的泰斗，还是一位旧体诗词的作家，出版有《淡渍集》《淡渍堂诗抄》。他的诗词创作具有深厚和坚实的古典诗词基础，巧用典故，化用名句，巧思妙喻。著名美学家王朝闻为《淡渍集》作序，序曰：“汉城是戏曲文学的专家，兴致来时也写些诗词。包括纪游之作，看来都是寄托着是非善恶美丑判断的。”戏曲美学大师祝肇年为《淡渍堂诗抄》作序，序曰：“汉城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、戏剧教育家，他的功业，世有定评，然而我却愿意称他为诗人，因为他的诗词才华和成就绝不弱于他在理论和教育方面的建树。”

2019年，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郭汉城文集》（十卷本），其中第六卷“诗词创作”，第九卷“评论集·郭诗研究”。“诗词创作”卷收词、七言、五言、古风长篇、民歌等。全卷洋洋洒洒有诗词数千首，蔚为大观。郭老爱看山西戏，爱游山西景，爱见山西人，也就有了以中国传统诗歌体裁写山西戏、山西景、山西人的诗词，比如《金缕曲·登鹳雀楼》《喜瞻普救寺重建》《壶口》《题普救寺梨花深院》《黄河铁牛》《王昌龄送客亭》等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、剧作家，郭老的学生谭志湘说：“《黄河铁牛》是我和老师同去运城讨论蒲剧《西厢记》剧本时见到的。那时铁牛刚刚从河底挖掘出来，初见天日，真是威武雄壮。铁牛久埋河底，河沙磨砺，河水冲刷，圆润光洁，黑中泛着光泽……让人不由想起《西厢记》中，西洛才子张珙第一次游蒲州，面对汹涌澎湃的黄河水、摇摇晃晃的铁索桥生发的感慨。今日，我们见到的是沉于河底的千年铁牛，怎能不激动！”

那天晚餐，老师信手捡起桌上一张巴掌大纸片，写下《黄河铁牛》：“铁

索浮桥大野风，昂头翘角自从容。扁舟驶过天边去，回首惊涛一笑中。”诗人没有站在黄河岸边，吹着黄河的“大野风”，围着铁牛转了一匝又一匝，就不会发出这种由衷的赞美，也不会写出铁牛这样雄健的神姿。诗中的情景，诗人的感触，诗作的气魄，情景并茂，穿越时空，可见诗人博大广阔的胸襟气度。

《壶口》是郭老写山西景的另一首诗：“黄河西泻挟雷霆，直下三门劈晋秦。万浪奔腾壶口入，仰天大笑出河津。”诗人自注：“壶口在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间黄河之中。瀑布奔腾而下，水势湍急，牛落其中，待浮出水面，皮毛尽脱矣。”诗人笔下的壶口水势如此湍急令人骇然。

戊辰除夕，郭老作长诗《述怀》。学者安葵先生就此诗作了解读。他说，郭汉城先生首先是以戏曲理论家为学界所熟知，同时他也是诗人和剧作家，在

诗歌和戏曲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。1989年，汉城先生在《述怀》一诗中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写道：“抗日风暴起，吹我如一片。飘零到北地，狂喜获马列。明珠骤入怀，使我心亮洁。长夜路漫漫，导引如北极。”此后虽经历苦难，“初衷岂轻改，天道终有极”“始悟马列理，成功无捷径”。他坚信：“江流石不转，马列势难易。”因此，“老也何足悲，此心长似铁”。汉城先生平生的实践和他的著述充分证明了他诗中所表达的情感。

郭老百岁诗，从他创作的数千首诗词中选出百首，亲自硬笔手书，装帧成册。这册《自书诗词百首》开篇有郭老自书的《白日苦短行·代序》：“偶入红尘里，诗戏结为盟。八极神宛转，山川气峻增。东丘啼豺虎，西窟有饕蚊。乃苦白日短，看剑一沉吟。”郭老把这本留存岁月痕迹的诗册赠予亲朋，作为百岁纪念。（《山西日报》）

名人轶事

张丽娜

诗人李贺很有才

李贺，字长吉，唐朝中期的浪漫主义诗人，公元790年生于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乡（今河南省宜阳县）。宜阳三乡的连昌河畔有李贺故里碑，当地人皆知李贺名号。

尽管这个已故去一千多年的李贺生前并未有甚功名，而且只活到二十来岁，但他写的诗好啊，譬如“天若有情天不老”“雄鸡一声天下白”。

史书里说，李贺是李唐宗室的后裔，算得上是皇室宗亲，他亦引以为荣。可惜他家是皇室的穷亲戚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，比人们想象中的皇亲国戚差远了。

洛阳城里贵人多、机会多，李家人想进城发展，无奈洛阳物价高昂、寸土寸金，颇难立足。李家人买不起城里的好房子，只能厚着脸皮拜托亲戚把仁和坊的房子暂借给他们住。

还好，李贺有才。据《新唐书·李贺传》记载，李贺才思敏捷，7岁便能写诗文，擅长“疾书”，写得又快又好，令人惊叹。洛阳隋唐史学者王恺在《隋唐里坊春秋》一书中

提到，当时的文坛大腕韩愈听闻洛南有个神童，便得意门生皇甫湜（音同十）的陪同下去了仁和坊，专程到李家拜访，让小李现场赋诗。

小李身材细瘦，“通眉长爪”，连心眉，胳膊长手长，看起来弱不禁风，笔下却气势如虹。他以贵客来访为题，“援笔辄就”，写了一首《高轩过》，什么“马蹄隐耳声隆隆，入门下马气如虹”，什么“我今垂翅附冥鸿，他日不羞蛇作龙”，既巧妙地恭维了韩愈一番，又自信地表扬了自己一下。

韩愈乃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识才，爱才。他读罢此诗，惊喜不已，直夸小李了不得。据坊间小道消息，后来，韩愈曾把李贺带到自己府上住了一阵子，还亲自给李贺梳头，教他作诗。得到大腕点拨，李贺进步神速，15岁时便已名扬京洛。

韩愈是唐代高官，曾以国子监博士身份分司东都，掌管洛阳。他比李贺大二十多岁，但这两人都是文学爱好者，挺能聊得来，并时常走动。

18岁那年，李贺骑着小毛驴，揣着诗集去找韩愈，想请韩愈帮他宣传宣传。

韩愈忙了一天，本已累瘫在了床上，一读小李的诗，他立马精神起来。这首诗叫《雁门太守行》，诗中写道：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

描写将士上阵杀敌、保家卫国的画面，本来是灰色写实片，却被李贺描写成了绚丽魔幻片：敌兵滚滚而来，犹如黑云翻卷，意欲摧倒城墙；将士们保家卫国奔赴沙场，铠甲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金光……

韩愈拍案赞叹：老天爷呀，小李写得真美！

李贺有个姐姐嫁到了王家。李商隐娶了王家的闺女，也算是李贺的远房亲戚。

据李商隐回忆，李贺自打搬到洛阳仁和坊，每天一大早就骑驴出游，寻觅写诗的灵感，有个小书童背着一个旧锦囊随行。李贺骑着驴，一边看风景一边冥思苦想，琢磨出一两句好诗，就随手记下来投入囊中，晚上回家集中整理，焚膏继晷，十分刻苦。（《洛阳日报》）